

一部被众多网友热烈追捧的当代酷情体反间谍小说  
外企金领女孩深陷谍网  
历尽重重欺骗与迷惘邂逅爱情

# 绝密行动

李传思 著

群众出版社

# 绝密行动

李传思 著

群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绝密行动 / 李传思著.—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5014-4355-0

I. 绝…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6217 号

---

绝密行动

李传思 著

---

责任编辑 / 杨桂峰 季 伟

封面设计 / 王陆闻

责任印制 / 祝燕君

---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 / [www.qzchs.com](http://www.qzchs.com)

信 箱 / [qzs@qzchs.com](mailto:qzs@qzchs.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890 × 1240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81 千字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

ISBN 978-7-5014-4355-0 / I · 1792 定价: 26.00 元

---







1

我是1989年那场著名“风波”以后毕业的大学生。那一年，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基本上去了企业、公司或者基层乡镇工作，进市级以上党政机关特别是政法部门的不说凤毛麟角，也是寥若晨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我还是去的市公安局。于是，我从毕业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一种与我的其他同学不一样的人生。

我在南湖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对未来的憧憬也并不是很高远，只期能干个编辑、记者之类的活计就足够了。因为在当时的中文系里，记者这个行当是最令人向往的。记者是“无冕之王”，“见官大三级”，要多威风有多威风，要多自由有多自由，而且只要认真勤奋，还可以成名成家。但我却绝未想到，毕业会分配去南湖市公安局当警察。浪漫与务实，儒雅与粗犷，严肃与活泼，英雄与凡人等等，都能在我身上找到一丝半缕的痕迹。是故同学们戏称我是刘再复先生“性格组合论”的生动范本。特别是好写些所谓文学的文字，于是同学们又管我叫“诗人警察”或“警察诗人”。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公安局缺一个写公文的人，就找了市委组织部积极汇报，总算争取了一个指标。而我在学校里就发表过文

## 行动

章，字也写得不错，家里三代是农民，政审没问题。就这样，我被他们招去了。

报到那天，有几十个和我一样的大学生在局政治部会议室坐着，等着政治部第二次分配，叫到谁，分到哪个部门，哪个人就进去填个表，就由哪个部门的领导领走。里面大部分是公安专科学校或人民警察学校毕业的，他们有专业的优势，几乎全部去了刑侦、治安、户口、政保、反间谍等部门。这些部门是公安局的门面与支撑，也是我们这些毕业生最向往的地方。

眼看他们一个一个地被上面的热门单位领走了，余下的人也不多了，我心里就着了急，心想再这样等下去，可能只有食堂来领我了。我就拿着报到通知单独自闯了进去。我报了我的名字，问：“老同志，我在哪个部门呀？”那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头，戴着老花眼镜，一听我的名字，记性还蛮好，说：“你别急，在后头呢。”但见我进来，就说，“你呀，是学中文的？”我点点头。“你去局办公室吧，那里需要一个写材料的。”

这时，一个三十二三岁的汉子就过来接我。他说他姓车，汽车的车，叫车强，是局办公室主任。他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我们正缺笔杆子，全办公室的人都在等着你呢。

办公室当天就开了欢迎会，就那么七八个人，晚上还请我在局里附近一家小店吃了一顿饭。第二天，几位领导就找我谈话，对我如何当好警察，干好办公室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然后说要先做内勤，也就是整理内务、接待来客、收发收发、数据积累、文字综合，等等。当时那个年代能分到局一级的大学本科生还不多，一个个可能都有“指点江山，谁主沉浮”的样子。车主任就怕我对这样的安排，干这样的“小事”有想法，不安心，就对我说，办公室是全局的综合部门，各个方面的材料都汇总在这里，还要负责全局每年每个阶段的工作思路、敌社情分析以及大型会议的领导讲话，等等。所以在办公室工作的同志比别的部门掌握全面情



况要多,熟悉全面情况要快,当然,有耕耘就有收获,提拔也快。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说现在的局党委成员中,九个有五个是办公室主任出身的。而在办公室内部呢,内勤又是最重要的。从某种角度说,除了主任,就数内勤最了解情况了。车主任说,他就是从内勤干起的。

我还算干得不错,一年里,上级机关转发了我局的经验材料八份,这在我局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报纸杂志发表我写的侦探报告文学十万多字,为此我还成了《南湖日报》、《南湖广播电视报》等多家报纸的特约记者。车主任很高兴,像哥们儿一样拍着我的肩,说到底是学中文的大学生,就是不一样,说要好好栽培我,要我继续努力乘胜前进。我那时刚参加工作,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有趣,我真的对我的职业满腔热忱。听了领导鼓励的话,我更是热血沸腾。

不过,我并不是一点想法也没有。其实我当时并不想干这个活,我的最大愿望是去干刑侦,搞破案。因为我虽然学的是纯文学,但业余时间也看了不少侦探小说,与柯南道尔、爱伦坡等大家心仪已久。当然也喜欢金庸古龙和梁羽生,从小就向往身怀绝技,浪迹天涯,那是一个多么男子汉的世界啊。所以,到了局里后不久,我就彻底改变了在学校睡懒觉的毛病,天天拂晓时分起床跑步,天天晚上则去局里的练功房学拳打脚踢,举杠铃哑铃。想想,当时我的体重只有一百斤,哪像个警察啊?我自己对自己都不满意。

幸好没过多久,我被安排下基层锻炼,到北区公安分局的刑侦队,可算是心愿初偿。临走时,车主任对我说,这是局党委的决定,每一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都要去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他要我在分局认真学习,好好体会,早点回来。

就是那次下基层,一个缠绵悱恻、神奇浪漫的故事拉开了序幕。记得一次在黄山开笔会,会议组织者把我们几十个人召到一



## 行动

间大房子里，叫一位老僧对我们说点法。老僧微闭着眼睛扫描了我们一圈，那样子像一尊大佛，在俯瞰尘世。他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聚散离合，悲欢喜乐，一切都已随缘而定。今天你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能走到一起，能在黄山见面，能听我说法，都是前生注定了的。也许，你们从此一别，今生就再也见不着了。所以，请你们一定要珍惜这几天的时光，好好相待，多多切磋，能多说话就多说话，能多微笑就多微笑，千万不要吝啬。回想起这件事，我不得不惊诧于那位老僧悟世的透彻以及命运的渊藪。

是的，一切都似乎是早已安排好了。到分局不出一个星期，就碰上了一宗棘手的案件。那天凌晨，我和冯队长驾一辆尼桑警车在辖区巡逻。天气寒冷的，仿佛还飘着毛毛细雨，把挡风玻璃湿得模模糊糊。我放慢了速度，同时启动了刮雨器，让车慢慢悠悠行进在寂静而幽深的大街小巷。

凌晨4点30分，万籁俱寂。黎明前的天空显得更加阴沉凝重。突然，我的车灯前闪现出一个人影，在细细的雨帘中朝我们直晃手，示意停车。我慌忙一个急刹车，正在迷糊的冯队长一下弹了起来：“什么事？”他也坐直了，眼睛也望着前面的那个人。我们同时打开了车门，见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站在路中间，趋近一看，还是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只是脸色苍白，神情恍惚，年纪在二十岁上下。她一见我们停车，她扑了过来，几乎是抓住我的手。在那样的近距离，我感觉到她的手和声音都是颤颤抖抖的：“救，救救我，救救我！”

我说：“不要急，慢慢说。”那女孩说：“刚刚有两个男人到我家里，抢走了我的存折和两万元现金。”

这一说不打紧，我们立即睡意全消。“走，快去看看去。”冯队长把她扯进了我们的车。



女孩家的箱箱柜柜几乎全被撬翻过，被褥也非常乱，一片狼藉。这是一套两房一厅的居室。进门是客厅，正对客厅的是姑娘的卧室，也即第一现场；姑娘卧室隔壁是另一间卧室，没放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床铺，无翻动痕迹。经简单询问，女孩叫叶婉，一个人住这一套居室。其母已故，其父是某化工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肩负援外任务到坦桑尼亚去了。

案情也很简单：大约是凌晨2点左右，她突然感到一阵胸闷，一个黑影用枕巾死死堵住她的嘴巴和眼睛，另外一个人即大行劫事。然后，他们就跑了。我做了笔录。我们又吩咐她不要动现场，等天亮，还要叫刑侦技术人员来仔细勘查。说完，我们即驱车回了分局。此时，我犯了该死的文学的想象病。就是这该死的毛病改变了那个女孩的命运。

我在想，这么一个幽静的夜晚，两个豺狼一样的男人和一个柔弱的美丽孤女，难道就仅仅是一种抢与被抢的关系？那两个家伙

## 行动

难道就没有了别的举动？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冯队长。队长一听，拍了一下脑袋，觉得有理，回忆那场面，反思那个女孩的神态，便越觉得是有点不对头。队长不敢轻怠，这抢劫与轮奸抢劫，其性质与程度就大不相同了。于是，他当即通过对讲机，叫来了一个年纪较大的女民警老方。

老方鼓鼓敦敦，慈眉善目，颇会做人的思想工作，人称“难不倒”。在分局她是政工科科长，民警们谁心里有个什么疙瘩，只要经她出面，几乎没有解不开的。她的特点就是说话很实在，没有空的，并且总喜欢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别人总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就又驱车去了女孩家。

凄清暗淡的灯光下，女孩更显俊秀。那双大大的眼睛虽然饱含忧郁与痛苦，却水波荡漾，楚楚动人。那挺直的鼻梁昭示出女孩以往的高傲与矜持。我还注意到，女孩的下嘴唇有一块小小的血印。肯定是那两个畜牲咬的，我愤愤地想。她坐在地上，揪着自己的头发默不作声。

带着问题再去现场，结果就明显不一样了。我们这一次发现，女孩的床铺被移动了大约十五度角，不是一般的外力所能达到的；床单多处有精液留下的块印。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刚刚没有发现的新情况。

老方把叶婉叫到了另一个房间。不愧是训练有素的老民警，仅过了几分钟，老方就出来了。只见她神情严肃地朝队长点了点头。同时，我们听到了从屋里传来的姑娘呜呜的哭声，那声音哀婉凄苦，悲恸欲绝。我不禁揪紧了心。我在心里大骂那两个该吃枪子儿的色狼。他们彻底摧毁了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

雨越下越大了，雨点打得窗外的芭蕉叶劈啪作响，仿佛在诉说着那个女孩的孤苦无依。

一会儿，又来了一些民警。人人都在按着自己的职责忙碌碌。我和老方在现场显然是插不上手了。分局长指示我们把叶婉



带到分局去，并说要好好看管，女孩子一时想不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如果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唯我们是问。

叶婉郁郁寡欢不言不语。吃早饭的时候，老方说她去买早点。于是我和叶婉有了下面的对话。

我用警察经常用的那种口气开头：“小叶，你好糊涂，发生了这么大的事，竟还想瞒过去，你难道要放纵那两个犯罪分子，让他们继续去糟蹋别的姐妹吗？幸亏我的想象力丰富，我肯定这不只是一起抢劫案，这才引起领导的重视，才弄清案件的全部真相。你差点害人又害己呢。”

她抬头望望我，那一望，差点把我击倒。她的眼睛幽深而美丽，她的眼神实在太迷人了。

我下意识转过脸。我当年才二十三岁，我还从没有正面接触过如此漂亮的异性。

“原来是你出的点子。你，你，你害了我！”她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嘴唇打着哆嗦，望着我的眼神里明显带着深深的怨恨。那样子，恨不得吃了我。

“我害了你？我们为你报仇也错了？”我不解。我当时的确不解。我瞪着眼睛望着她，尽管我的心开始颤动。

“你知道什么？你，你懂女孩子吗？”她直视着我，眼光像刀一样正在狠狠地对我切割。

这两个问题把我问得好惨。我不禁为之惊悚。是啊，我懂什么？从她的眼神里，我没有读到一点感激，没有读到一点赞赏。在以往的破案经历中，那些受害者有哪一个不是感激涕零的？然而在叶婉这里，有的只是诘难和责怨。那一刻，我似乎突然长大了，成熟了。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女孩子，如此大张旗鼓地向人公告她悲屈的失贞场面，无疑是非常残酷和屈辱的。她今后还怎么做？还怎么生活？想到这儿，我就不敢再面对她的眼睛，刹那间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学生，低下了戴着警帽的头，失却了刚刚那份骄傲与

## 行动

自得。

她见状,又摇了摇头:“唉,你是警察,我也不能怪你,你是在履行你的职责,没错,但我却被你毁了。”

“不,不会的。”我想努力减轻自己的过错。其实我已经知道,一个女孩子出了这样的事,是好事吗?就算是枪毙了那两个小子,又能为她挽回什么呢?她的日子还得过下去呀,她还得恋爱结婚成家啊。

“不会?这么多警察、警车到我家,明天消息马上会张扬出去。我,我还怎么活下去?”说完,她低下头又哭了,哭得是那么无助,那么伤心,那么剜人肺腑。

我情不自禁也跟着忧虑,跟着悲伤。看着这么一个美丽柔弱的女孩悲痛欲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忖我并没有错,作为一名警察,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难道我们明知道罪犯有更加严重的罪行而不去彻底追究吗?但我也明白,我们的确也太大意了,我们完全可以尽量做得更隐蔽些。但这样的事能隐蔽吗?在这个时候,我的确有了些悔意,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我望着她,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叶婉今后的生活之路不会轻松,不会平顺,更不会幸福和快乐。我的心就一直往下沉,往下沉……



代费不豪县干儿，息前呈零的出霸彭里章文的院组排排人雅，对那  
育野人由我制，料案个雅假需要只次因。按野的院和了院制任组  
引密至以奇我并，般书份一丁姓草对排制同国 W 个雅。前草斌不  
口出。人个儿丁来流院国 W，天儿不。指总内国由由向这失派真  
版察野，按野的院和了案书报实太儿又，天警一丁案报组排排制  
。案野人出由

界。太一美嘉贵余案上，出突报书申察此亦，电率出野排干由  
文的丽美由书得丁案个雅查思。定不逃查由册，兴高排然自  
菜由排呈报，案整个一言知世非。翻期由排悲泪的双眼查思总，野  
野野了书由真非新数。上画基的若派入眼立立表呈查  
书不野，和野，即立天界，且而。翻期由排案查良只衣查反不

### 3

案件很快就破了。虽然我对叶婉心怀内疚，但文学爱好者的  
习惯与执着，还是让我按捺不住写了一篇有关这个案件的通讯，在  
《南湖日报》“法制与社会”栏目上发表。当然，文中的叶婉用的是  
化名。

事后才知道，这篇通讯被隐藏在南湖的一个 W 国间谍看到  
了。他来南湖已经一年，办了一家独资企业，生意做得不错，而且  
对这里的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虽然不能说了然于胸，  
但也可以说非常熟悉了。按照国内总部的指示，他来的初期没有  
情报任务，重点放在基础工作上，包括把企业的名气做大，接触和  
物色各方面可能对以后有用的人，建立搜集情报的渠道，等等。

他将那张报纸在手中把玩了很久，将我那篇文章反复看了几  
遍，摘录了一些东西，又思索了近一个小时，便诡秘地笑了。这个  
女孩很漂亮，这是其一；在中国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和伦理环境中，  
这个女孩以后很难生存立足，这是其二；这个女孩一旦对一个人感  
恩，她会死心塌地为你服务，这是其三。于是，一个主意同时在他  
的心里酝酿形成。

他叫来了在身边工作的一个中国人，如此这般地作了安排。

## 行动

很快,那人就根据我的文章里透露出的零星信息,几乎是毫不费力地打听到了叶婉的住处。因为只要说到那个案件,附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那个W国间谍很快草拟了一份计划,并连夜以绝密传真形式发向他的国内总部。不几天,W国就派来了几个人。他们神秘地研究了一整天,又几次实地考察了叶婉的住处,观察她的出入规律。

由于我初出茅庐,在此案中表现突出,上级给我嘉奖一次。我自然很高兴,但也有些不安。我总想着那个受了伤害的美丽的女孩,总想着那双忧郁悲伤的眼睛。我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的荣誉是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难道我真的害了她吗?

不过警方只负责案件的侦破。而且,每天立呀、破呀,循环往复,无穷无尽,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写照。所以,此后不久,那起特大轮奸抢劫案以及那个美丽的女孩就随着紧张张张的刑警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淡去。

在分局锻炼了一年后,我如期回了市局。但那一年的基层实践所积累的生活与体会,足足让我“滋润”了很长时间。在以后的一段岁月里,我写了不少东西,如诗歌、散文、纪实文学之类,偶尔也写点侦探小说。其中一篇纪实作品《天涯追捕》被北京的金盾影视制作中心看中,还拍成了一个四集电视片。虽然没有引起轰动,但对我而言,却是比过年还要快乐。那一段我只要有空就拿出那个碟片翻来覆去放,一个人在房子里孤芳自赏,自我陶醉。

这时,办公室和局里其他部门就有人开始议论我,说我不务正业,心思没放在工作上,而只放在写作上、投稿上,那样既得名,也得利,名利双收等等等等。那时我正是入党积极分子。在公安部门,要想有个出息,不入党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要求对党对人民绝对忠诚的部门。所以我心里好烦,曾一度想联系一家报纸调出去。但我毕竟已经深爱着这份工作了。我就找了车主任汇报思想,因为我最信任他。他是真正把我领进公安队伍的第一人。



车主任听了我的汇报后说,没关系,任何一个单位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都有飞短流长,因为每一个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境界和价值观念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不可能是同一个水平。公安部门也是如此,也不是真空一块,更不是外人所想象的警察就是完美无缺的。所以他要我不要理会那些议论,继续走自己的路,在搞好工作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创作。他说,有一些人业余时间打牌、跳舞、钓鱼、喝酒、看电视,可以心安理得,你那么辛辛苦苦写东西有错吗?就要被指责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他还告诉我,局长很支持。说局长私下里对他说过,说小李那个小伙子不错,至少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人,这很难得,要好好培养我。我当时听了很感动,没想到有这么多领导在关注我,而且理解我。

这样有起有伏地又过了一年。一天上午,我收到一张省公安厅的请柬,大意是省厅党委考虑到我省公安文学创作队伍日益壮大,文学成果日益增多的状况,决定成立一个全省性的公安文学艺术协会,以利于规范管理,交流经验,形成整体合力。鉴于我的“创作成果”,特邀我参加成立大会,并被吸收为第一批会员。

我高兴极了,作为搞文学的,谁不想成为作家?我总算向前迈进了一步,尽管不是专业的而是业余的,尽管不是正规的作家协会,但毕竟也是我们系统的“作家”协会。于是我立即持信向办公室和局领导作了报告。他们都很支持。下午我就去省厅报到了。

次日,成立大会正式召开。厅长素以儒雅著称,也擅长舞文弄墨,他亲自到会讲话,讲得热情洋溢,讲得我们热血沸腾,个个都想快点深入生活写出励警明志除恶扬善的巨著。那天的会场真的洋溢着浓厚的文人气息,厅长的演讲像一篇抒情散文,激情四射;来贺的作家,或即兴写诗,或当场撰文;参加的会员有破帽遮颜的,有黑须满面的,有气宇轩昂的,也有土不拉叽的,让我看到了警察的另一面。

会上,省厅曾多次发表中篇小说并荣获过全国文学大奖的杨



## 行动

理事长郑重下达了任务,年内每人要交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最好是纪实的,因为当今的读者很实在,不喜欢看那些虚无缥缈的小说。还因为厅里准备在此基础上办一份杂志,叫《警察世界》,全国发行的,需要大量稿件。若年内不交上一篇,即视为自动取消会籍。师哥师姐们儿一个个跃跃欲试。

我其实在内心里更喜欢当一个“自由撰稿人”。看到什么有所思有所想就写,没有就不要硬憋。因此我特别反对交任务和带着任务去写作,那样心态就比较浮躁。但我珍惜这个会籍。因为我离加入真正的作家协会还相差很远。于是我就去找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厅办公室主任老刘。我说:“刘主席,您能不能给我出个题目?”

他笑笑:“你是我省公安系统首批会员中最年轻的。你一定要好好写。至于题目嘛,很多的。但在基层的作者都存在一个复述案例的肤浅毛病,站得不高,视野不宽,缺乏深度。比如,你写的一些东西我也看过,也没有脱出发案、分析、破案的窠臼。其实真正的好戏恰恰在破案以后。你们不是办过很多强奸案件吗?你想想,那些受害的女人是怎么继续她们的人生的?她们有的因此而沉沦颓废,有的发誓要报复男人,有的忍气吞声无脸见人,有的家庭破裂等等。造成这种结局的有哪些主观的、客观的、社会的因素?她们的命运无疑是值得人们去深深地思索与关注的。因而也就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我们的作者有几个作过这样的追踪反映?有几个向社会呼吁过保护和尊重这些女性?我只是给你提个醒:真正的创作,功夫在案例之外之后之深处!”

主席的这番话令我茅塞顿开。我在大学的理论考试得的是优秀,可在实践中却显得多么苍白。我点头如啄米,奉主席的话如圭臬。我激动地回到局里,十十足地有了创作冲动。我思考了好久,决定就写一篇《沉重的十字架——强奸案后的女人们》,并拟出了基本思路。